

# 澳洲雪梨大學

## 進修記

本文作者(右)與Pollard教授(左)及其實驗室經理(中)合影

文／神經部 主治醫師 曾鈞宏

本院最近有計劃的送同仁出國進修，希望能提升臨床醫療水準，加強基礎醫學研究，我剛從澳洲雪梨大學進修回國，很高興能在「中國醫訊」與大家分享我的經驗和心得。

澳洲雪梨大學創立於19世紀（1850年），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它在澳洲的地位如同台大在台灣，既是澳洲最古老的大學，也是澳洲最重要的學術重鎮。雪梨大學位於澳洲的新南威爾斯省（New South Wales），是一所完整的綜合大學，擁有澳洲最負盛名的醫學院，教育訓練出來的醫師與醫學研究人才，不但為數眾多，且素質精良，占澳洲醫療與醫學研究界領袖的大宗。

雪梨大學有許多附設醫院，各附設醫院各有不同的專長，其中一所Royal Prince Alfred Hospital（RPAH）是澳洲歷史最悠久的醫院，以神經醫學見長。我前往進修

的雪梨大學臨床神經科學研究所就隸屬於RPAH與醫學院共同管理的Central Clinical School。

雪梨大學臨床神經科學研究所目前的主持人是John D. Pollard教授，他的專長是周邊神經病變、神經免疫學、神經病理學及周邊神經病變的動物模式。我所以選擇到雪梨大學臨床神經科學研究所進修，最主要是源於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周邊神經科蔡清標主任的介紹與推薦。蔡清標主任是我在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醫學中心當住院醫師時的恩師之一，十幾年前他曾在Pollard教授門下攻讀神經免疫學碩士。經由他的引荐，我才能夠如願以償前往進修。

初到雪梨時，人生地不熟，我和內人暫住於一位台灣華僑經營的民宿中，直到我們在雪梨大學附近找到住處才搬出。剛踏進Pollard教授的實驗室，我嚇了一跳，沒有想

到千里迢迢遠渡重洋，來到的竟是一個如此老舊的地方（雪梨大學「年事已高」，且無足夠的官方經費奧援，Pollard教授的實驗室只能靠一些基金會支持，所以實驗設備很難更新。但是，從另一個角度想，雪梨大學設備雖然老舊，他們卻也曾培養出幾位諾貝爾獎得主，個中原因值得我們深思）。

不過，既來之則安之。還好，在Pollard教授的實驗室中，有一位來自台灣高醫附設醫院及一位來自大陸的博士班學生，在舉目皆是洋人的環境裡至少有幾個會說華語的同伴，對我早期的適應助益良多。

西方人的學風講究自動自發學習，老師很少進行大堂課的填鴨式教學，這對從小到大經過多次聯考洗禮的我來說，一開始真的有些適應不良，吃足了苦頭。Pollard教授在簡介完他的實驗室之後，將我交給一位博士班學生，要她先教我一些動物實驗的技巧，包括如何麻醉老鼠、如何做老鼠的神經傳導、如何幫老鼠進行外科手術及如何做老鼠坐骨神經神經內注射（intranural injection of rat sciatic nerves）的技術。接下來，就是交給我一些「慢性發炎性脫髓鞘多發神經根神經炎」（Chronic Inflammatory Demyelinating Polyradiculoneuropathy；CIDP）病人的冰凍血清，要我拿這些冰凍血清替老鼠進行神經內注射，然後觀察記錄其臨床及神經傳導的變化。光是這些動物實驗就耗去了我八、九個月，而且結果都不如預期，我的心情簡直跌到了谷底。

正當我陷入兩難，不知該向醫院申請延長進修時間，還是背起行囊打道回府之際，

事情有了轉機。Pollard教授的實驗室來了一位新的華裔實驗室經理，在她的建議下，我改用病人的新鮮血清做神經內注射。出乎意料的，實驗有了戲劇性的變化，Pollard教授預期的結果竟然出現了，實驗也得以繼續進行下去。

除了實驗室的工作之外，我每週也會抽空到RPAH的神經內科參加他們的臨床病例討論會及肌電圖檢查，這讓我在寶貴的進修期間，不僅學習到實驗室做實驗的技術，也藉著臨床病例及肌電圖檢查的觀摩，充實了臨床學識與經驗，算是額外的收穫。

其實，台灣的醫師不必妄自菲薄，雖然澳洲的基礎醫學研究遠比我們進步，我們的臨床醫學水準卻並不會比澳洲遜色太多。只是因為醫療保險制度不同，台灣的醫師花了太多時間在診治一些開業醫師應該能處理的輕症上，因而使得專門科別的進一步發展受到阻礙，這些阻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反觀澳洲或其他歐美國家，轉診制度做得好，各專科醫師只要處理自己專科領域內的疾病，鑽研日深，也就日益專精，自然而然比較可能出現世界級的大師。我國臨床醫學要追求更好的發展，這個嚴重的弱點有必要加以克服。

最後，我必須再一次感謝各級長官的支持，讓我能有這次畢生難得的機會出國到澳洲雪梨大學進修。我將竭盡所能奉獻所學，希望能為提升醫院的臨床醫療水準及增進基礎醫學研究盡一份心力。